



松濤學弟如唔：

非常抱歉，未能及時回你的信；久久想提筆回信，但是天性懶惰，一直把你的信擱置在桌上，直到今天三個月以後才回信，真不好意思！記得上期總編輯豪文兄也來信，我曾寫了一段未完成的稿子，結果也不了了之。在美國迎接不暇的 Temptation，加上忙碌的 Resident training，特別在最後一年的 Neurosurgical training，真是把我磨得變成了機械人了。也許未到“行屍走肉”的境地，但也差不多了。

記得從中學、大學及醫學院的時代，我還是個善於幻想、做夢、寫詩的人，這幾年在美國當別人的苦力……一點也不假，做一年 Intern，一年 Surgical Resident，四年的 Neurosurgical Resident，尤其在大學醫院，五、六年來，我未曾寫過什麼東西，更無暇回顧什麼是生活；白天七點開始 Round，八點開刀 Scrub，中餐大部分是沒有，有幸喝一杯 Coffee or tea 就太好了。下午不是開刀就是 Special Procedures，(myelogram, arteriogram or pneumoencephalogram 等等)，四點開始就是 Conference, Seminars，一年四季週而復始，晚間要準備第二天的

Neurosurgist 在美國

醫學系第二屆
黃勝雄

Case, 被電或電人(終於我爬到了電人多於被電的地位了)都要讀一些, 一有空, 或Vocation, 家小、太太早已爲我安排節目。始終沒有像在台灣時那麼幽閒, 可以看紅樓夢, 或刺激自己, 提醒自己, 增加自己的感受, 或體驗。有一次, 我帶着我的小孩Tom去釣魚, 腳不小心踩上了泥巴, 我只有直覺反應地把小孩洗淨以免受傷, 要是早些年, 我一定會去聞聞泥土的芬芳, 回味在故鄉小時候, 捉泥鰱、釣田雞, 晚霞散步田埂的怡境, 自己確實變得太俗了, 這就是所謂美國高度文明的償賜吧? 我到現在才真正的體會到Albert Schweitzer的「文明之哲學」中想要傳達的信息! 我謹以此奉勸不能或沒有出來的同學、校友, 不必羨慕, 也無須傷悲, 來美國不見得幸福多少。

言歸正傳, 請代向前幾次, 至少是從24期以來的總編輯先生致十二萬分的歉意, 他們的來信和邀請我都心領和感謝, 只是如上所述, 自己變成了太「麻木不仁」了, 沒有回信, 也沒有回稿交卷。

隨便來談談美國的Neurosurgical training, 一般的program都是六年或七年, Intern, Surgical Resident 各一年, Neurology 半

年至一年, Research 半年至一年, 三年的Clinical Neurosurgery。Training 當中, 開始要review Neuroanatomy、Neurophysical 和Clinical Neurology, 然後有Neuro-pathology 和Neuroradiology, Research 的時間, either Neuro-pathology or Neuropharmacology 或Write up a paper. 因爲operation 的Case多, Beside Clinical examination, 大部分未被重視, 或多賴Neurology department make diagnosis 或端賴Neuroradiologic Procedures 來做診斷, 所以在美國的Neurosurgical training 多偏重於Technicology, 或壞一點說是Car-pentry, 徒子學師傳似的學藝, 這點我很不欣賞, 但是這裏的Neuropathology 和臨床關係的relate conference or seminar 確是最有價值的學習經驗, 我猜想在台灣, 一個腦外科病人死了, 想要求家屬允爲解剖, 來學習到底病源在那裏? 或是如何處置才得當等, Retrograde 的學習經驗恐怕機會很少吧!

在Training 的後兩年, 可以准予報考Special Board 的part I, 即筆試, pass 的話, 是Board available, Training 完再practise 兩年, 才可

以考Oral part II, 是Board qualify, 在美國現在在practise 的Neurosurgeons 中約僅有60~65% Board qualify, 其他35~40%則either only Board eligible (finished training only) or Board available。

你談及美國的兩百週年大事, 我在Philadelphia已五年多了, 在這個獨立宣言的都市, 我並不覺得有多麼了不起的事, 也沒有多麼偉大的慶祝, 我本來不準備外出看看, 但舅父遠從台灣來參觀, 也就義不容辭的帶他去逛逛, 真是使人傷心這個國度的未來, 人群倒像三重埔拜拜的行列, 但大都是青少年, 長髮、紅衣、抽大麻煙, 一副出來混水摸魚的樣子。

我很想在這年當Chief Resident 的時間, 回台一趟, 看看故鄉, 也看看母校, 時間大概是在今年Christmas 的前後, 盼望能有時間看看新建立的教學醫院, 也和同學、校友們見面。不多談, 謹祝

進步

第二屆校友黃勝雄敬上
八月一日